

屡禁不止的“疯狂辅导班”

本报记者 陈洋洋 实习生 李军 刘欣欣

“

一放暑假,被教育部门明令禁止的辅导班犹如雨后春笋,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家之多。辅导班可谓是屡禁不止,而且今年暑假更加“疯狂”,有的街区甚至有十多家,还有不少孩子背着铺盖从农村赶来上辅导班。

在聊城大学一教室里,不少学生正在学画画。
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
一放暑假

冒出几百家辅导班

随着放暑假,各类辅导班犹如雨后春笋,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。在市区,不少地方分布着辅导班,有的正在火爆招生。“城区至少有几百家辅导班,有的一个小区附近就有几十家。”教育部门一名工作人员透露,目前城区辅导班众多。

在柳园南路,后罗到聊城八中200米左右的距离分布着大小近10个辅导班。这些辅导班大多声称是特色班级,名师授课、特色科目、预科班、小班额、冲刺班、奥赛班、无缝隙精品衔接班等名目五花八门。更有辅导班打出豪言壮语:“辅导第一品牌”、“五天改变孩子一生”、“选择我们必将如虎添翼,无往不克”,为在竞争中求得主动,也有培训机构设立奖学金、夏令营等招揽生源。

记者走访发现,辅导班质量也是良莠不齐,有的在路边租几间房子当教室,有的则干脆在小区里租个地下室就办班。在兴华路柳泉花园一辅导班,教室里仅有10多张课桌,墙上挂着一块移动小黑板,设备很简陋,也没有任何防火设施。

“一个月500多元,本来不想给孩子报班,但别的学生都报,怕孩子落下,我就给孩子报了。”面对辅导班大规模招生,一些家长望子成龙,为提高成绩,也随大流给孩子报班。记者从两家自称以“一对一辅导”为特色的辅导班获

悉,一对一辅导按课时收费,每课时大约两小时,收费都在百元以上。小班化教学班级要比普通班级收费高出近1/2,有的小班化班级以班级人数确定收费,普通班级大多控制在50人以内,收费在700元左右;25人班950元,10人班竟高达2200元。

大学校园竟成辅导班“集散地”

城区不少辅导班于是在职老师授课或没有办学资质,不停打游击、换地点,有的搬到了大学附近,形成了远离市区的辅导班集中区。

17日,记者在聊大西校11号教学楼发现,尽管楼下贴着“封楼通知”,明确规定禁办各种培训班。但教学楼内依然传来读书声和喧哗声,记者调查发现,不少教学楼里悄悄隐藏着中小学辅导班。

在11号教学楼2楼,教室里有上课的学生。一名学生表示,该辅导班招收的是初中生。记者看到,上课期间,辅导班的教室前门是锁着的,只留后门敞开供学生出入,里面学生坐得满满当当。

在附近另外一座教学楼,

3楼至5楼共有8个教室用于辅导班教学。通过继续走访,记者同样在五六座教学楼里发现大量辅导班,有的在一栋教学楼里就有20多个班级在上课,有的班级有20多人,有的则有四五十人。

教学楼值班人员表示,每年都有教室出租给辅导班,具体操作领导负责。在有辅导班的教学楼下,一般都有辅导班



安排的人“巡逻”,他们一看到有陌生人走近就赶紧向楼上“报信”。

在聊城大学上课的辅导班里,很多都打出聊城一中、文轩、聊城三中等学校在职一线教师任教的招牌。有的培训班不避讳的承认确实是一线在职老师任教,有的则是雇大学生授课。

聊城外国语学校一名高二学生透露,是学校老师给家长发飞信,向家长和学生推销辅导班。该学生还透露,辅导班老师均为其所在高中的老师。城区一初中老师透露,很多老师都在暑假期间办辅导班,自己和同事也接到一些辅导班的邀请,有四五个同事去当培训老师了。但是为了防止教育部门严查,很多老师都在辅导班公布一个假姓名和临时电话号码。

据悉,聊大东西校均有宿舍提供给辅导班学员。“大学校园里面和校外附近,至少有几十家辅导班。”一名老师透露,大学附近离市区远,比较清净,房租便宜,而且不容易被查到。

大批农村学生涌进城上辅导班

除了城区学生暑假被迫补课,农村孩子也大量涌进城来上辅导班。

18日,是一家高二年级辅导班“开学”的日子,一位40多岁的家长推着电动车,

眼神迷离地望着辅导班所在的教学楼,车上绑着沉重的铺盖。这位家长和来上辅导班的孩子来自张炉集,家住得远,孩子只能自带铺盖,由于进城少,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报名地点。

记者走访发现,今年暑假很多农村学生涌进城里上辅导班,大部分学生来自东昌府区的一些镇上,有的还来自冠县等县城。在一个将近70人的辅导班,来自乡镇的有20人左右。尽管已开课四五天了,还陆续有农村学生报名。这些农村孩子大都在辅导班附近租房子住,有的则骑电动车来回奔波。有的辅导班安排住宿,有的则需要孩子自己找房子。一些学生为了省房租,就找一些居民住宅合租,有的一个住七八个中学生。

“农村辅导班很少,很多孩子往城里跑。”一位农村家长说,现在村里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和一年级就开始到城里“择校”,很多农村家长觉得城里老师教得好,想办法往城里送,每年暑假都有不少孩子趁着上辅导班来城里“补课”。

“平时也没机会找城里老师教,暑假是个好机会,多花钱也愿意。”农村学生家长李健民说,孩子今年上5年级,明年就升初一了,想考城里的中学,先趁暑假来城里上个辅导班学习一下。他算了一下账,孩子在城里租房子加学费,再加上生活费,一个月下来至少也要1500多元,赶上他在工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了。

记者观察>>

有孩子连续9年被迫上辅导班

18日,记者来到聊城大学附近一家辅导班,一共有不到50个学生在上课,前排学生听讲比较认真,大多数学生则是昏昏欲睡,坐在后门角落里的两个女生凑在一起看手机视频,旁边的男生低着头,耳朵里塞着耳机,有一名学生趴在桌上睡着了,还有的学生上课期间悄悄离开教室。

下午3点,记者在另外一家辅导班看到,教室里一共不到20个学生,老师正在讲英语课,有五六孩子乱成一团,有的伸着胳膊互相打闹,有的孩子偷偷站在桌子底下互相踢,有的孩子偷偷站到凳子上逗其他同学,老师看见也未阻止,继续讲课。“真没劲,想睡觉。”一名小男孩嘟囔道。

为了提高孩子成绩,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,有的甚至一下子报三四个辅导班。家长王女士说,要想考个好高中,不抓紧补课怎么行?暑假很容易被落下。

“这是第9年上辅导班了,早就习惯了。”就读于外国语学校的高二学生小乐说,去辅导班,他并不心甘情愿,是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就范的。刘乐性格开朗,能说爱动,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每个暑假都是听凭父母安排,连续上了9年辅导班。辅导班学生小康则很想趁着暑假去做兼职,但是遭到了家长的拒绝。“我感觉,我做兼职会比在这上辅导班收获大”小康无奈地说。记者了解到,不少城市孩子为了躲避上辅导班,表面答应父母去上课,其实跟老师请假偷偷逃课出去玩儿。

本报记者 陈洋洋
实习生 李军 刘欣欣